

「法」让·卢欧 著

王光 译

中国文学出版社

法国当代小说精品

沙场



1990 年荣获法国龚古尔文学奖

沙 场

[法] 让·卢欧

王 光 译

唐 家 龙 校

中国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97-188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沙场/(法)卢欧(Rouaud, J.)著;王光译. - 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 1998.5

ISBN 7-5071-0427-3

I. 沙… II. ①卢… ②王… III. 长篇小说
- 法国 - 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0158 号

沙 场

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邮政编码:100037

发行部电话:(010)68320635 68326644-2372

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霸州市印刷厂印刷

1998 年 5 月第 1 版 199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960 毫米 1/32 印张:6.75

字数:110 千 印数:1—5000 册

ISBN7-5071-0427-3/I·378

定价:7.80 元

回首既往，大凡一连串发生的事都表现出一种规律性；人总是虽痛犹奋。我们突然发觉这种作法有它的奥秘。这是一种从人类蒙昧时代就已经开始泄露的奥秘，但每一次都又被重新包藏起来；当它被猛然暴露，一步一步地清晰可见，就让我们惊愕不已，惆怅不堪。封锁了一连串故事的人，就是我们的外祖父，他的这种“把这深埋在心里”的作法实在不可取。可外祖父却为此费尽了心机，似乎一点也没有记取教训。这种多此一举很可能不为人察觉，但殊不知，外祖父却自认做得恰到好处，一点儿也不过分。结果一天晚上，没有谁责备他，也没有发生什么事，他居然昏过去了。当然，这多少是因为他的年纪，他七十六岁了，可我们仍看不出他能够管住自己。或许最近一个时期发生的事件对他的影响要比看到的更严重。这老头儿行动诡秘，离群索居，几乎从来不在公共场合露面。虽然他和众人保持着距离，却极其注意自己的仪表举止，习性中颇有些带中国味儿的東西，就连长相也是如此：长长的小眯缝眼，高耸成宝塔顶端尖角一般的眉梢，还有那张发黄的臉。这副黄面孔，与某位亚洲祖先

的造化（即很久很久以前，经过一次又一次入侵游戏而生成的基因源泉）有一丝关系。但实际上，那是大量消费卷烟的结果。他吸的是种牌子极其罕见的卷烟，从来没见过别人吸过，惟独他一个人有。烟卷盒用的都是杏绿色包装纸，上面印着旧体文字。有一次我们问他是哪儿的烟，他声称是从俄罗斯弄来的；可下一次再问，他却以同样一本正经的态度，说是从月亮后边的潘波律纳^①搞到的。也许是本地中断了会促其死亡的这项生产吧。事实上，是那片专由他享用的烟草园子，为他提供着充足的烟源，让他尽可以烟屁股点着烟脑袋，一支接一支地猛抽。开车的时候，他也是这么个抽法，于是那辆“两马力”^②当场表演起美国西部驯马时的动作来。烟屁股掐在右手拇指与食指之间，刚掏出的烟卷叼在嘴角上，他全然不顾及路面，全神贯注地把定火头儿，一下一下地轻轻触碰嘴中烟卷的前端，很有分寸地嘬着小口小口的青烟，一直到接火点上方飘起一个由淡淡烟雾形成的烟圈。他向后高仰起头，以免被烟云挡住视线，可一会儿工夫，浓烟已包围住他。他用手一撩，驱散浓烟，接着用脰

① 潘波律纳，西班牙东北部一城市，与法国只隔一道比利牛斯山脉。（按：本译本脚注，均系译者所加。）

② “两马力”，初指功率为两马力的汽车，后成为法国人对低档旧车的一个戏称。

膊肘顶开车门上的下层合页窗玻璃，使劲把那段烟屁股扔出去。这当儿，他总是不看一眼路面就随便扭一下方向盘，吓得行人四下惊跳。或许由于年事已高而反应迟钝，或许由于活得既久而饱经沧桑，其感情具备某种不受感染的免疫力。到最后，敢与他为伍的大人已经为数不多。尚未成年的小辈亲戚们，曾想出个点子（这点子用过两三次，并不常用），他们在头上扎一条围脖儿，或者扎一条跟父亲借的领带，然后凑到他身边，高声呼喊日本神风战斗机飞行员那句口号：“班扎伊”，“班扎伊”^①。孩子们在挥手向你告别，那末你最好的回应，就是抓起几块手绢，一边晃动，一边假装洒下串串热泪。谁都知道，车速慢确实可以使车上的人不出危险。然而这样一来，就免不了要没完没了地跨在黄线上行驶，要不断地在左侧的慢行道上游荡，还要溜上坑洼不平的边道，车轮会不时空转打滑，“两马力”则不断吃力地弹跳，更不消说还得通过那些险象环生的交叉路口了。到最后从车上下来，人脸都绿了，就像是刚从过山车上下来似的。

想让汽车做出高灵敏度动作时，你打开各种信号装置来提供服务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它们本身的功能早都走样了。你坐在那里，直想抱怨一

① 日语发音，意为“万岁”。

通，汽车好像不是由人在驾驶，而是一些多少显得滑稽的动作在空转着一只想象出来的方向盘。不过，坐祖父的车，你再揪心也白搭。你做出一只手撞向另一只手的手势让他当心，警告他车尾离后面的障碍物只差几厘米了，他却根本不听你的。他只管透过烟卷冒出的烟雾，用无精打采的目光盯着你，静候着车尾防护板向他发出确实已经撞上的信息。做这种游戏的结果是：车身变得满目疮痍，挡泥板压出了坑，车门挤变了形。如此这般，小汽车便得了个绰号，叫“浑身疼”。有时候我们这样叫他的汽车，他尽管听见了，却仍要表现出无动于衷的样子，好让人觉得他并不为区区小事所动心。看样子，他心目中似乎已经把我们永远当作一群“毛孩子”了，不管怎么说，反正是这样一类东西。不过也有可能，他是真不在乎汽车这副惨相。

在大西洋沿岸地区，倾盆大雨实属司空见惯。“两马力”在狂风中颠簸摇曳，拼全力顶风前进，喝着来自四面八方的雨水，就像一艘无视天气预报而强行启航的破旧的近海船，在一片大得难以穿越的海域中航行。雨水积在顶篷上，顶篷令人担心，怕要吃不住劲了。惊雷翻滚，咄咄逼人，好似九重天外发出的召唤，在驾驶室里震响。水钻过一个小孔，而后再钻过好几个小孔，渗进篷布，在篷顶上结成一颗颗小水珠。小水珠

很快变大，开始下垂，不住颤抖，突然断裂，直落下来，砸着一个脑袋，一条胳膊，一只膝盖。如果座位上没有人，水滴便落进凹陷的座垫，待座垫上再形成几道向中心输送水源的小沟沟，一个由点点滴滴积蓄而成的小水塘便出现了，让人就座前不得不先考虑如何排干积水的事。只消片刻，这“漏刻计时系统”转而成了对人的折磨，因为此时此刻，除了本来已经够烦人的单调滴水节奏外，又开始从四下里横袭来毫无固定线路和时间规律可言的飞沫，雨水从两侧似掩非掩的门缝溅进驾驶室。用手在门缝上试试，水势连毛毛雨都够不上；然而就是这般细微的水沫，在行驶一段路程之后，便能像滂沱大雨一样把人泡透。起初，大家试着以外祖父为榜样，做到和他一样能大风大雨中不动摇，只当此时是在穿越神秘之墙，是在和他一起验证所谓的“这一切”（这是他有时使用的一个含糊不清、不知所云的概念）是否真的只是一连串的偏见，雨是否真的犹如宇宙幻景的一种意念，只是它的一种变形，一种映现。这可能就是那种最高的精神境界了，肉体此时正超脱物质形态，升华于大气之中。就算不是大气吧，也起码是舒适、隔音、防水的小轿车，人坐在那里，感觉就像坐在云彩中心旅行一样。然而眼前，轻轻作声的小水滴正穿过门缝，捎上铁锈，在座位上画出条条斑渍，四下闪动着

渗漏进来，好几公里过去而势头始终不减。几分钟的湿身瑜伽功既过，我们骨子里的粗俗习气开始占上风，索性从兜里掏出手绢就往脸上擦。正是在这些让人迟钝的小事的规律支配下，人的童年在活人的缓慢瓦解中一步一晃，渐趋动摇。

说来也怪，从斜里迸溅进来的条条水线，开始时令人心烦意乱，可到了后来，却造成某种活跃的气氛：我们本以为雨水落在身上后，会像落在鸭毛上一样滑滚下去，可等了半天也没有看到这般奇迹，我们又忍不住互相开起玩笑来。到处渗漏进来的小水滴，迅速流淌，水印越拉越长，懒洋洋地到达跑道的终点，接着便没头没脑地胡乱打在人的鬓角上、颧颊上，有的还直朝耳朵眼儿里钻。水滴以复杂多变的参数变换着垂落角度，如此出其不意，令人防不胜防，除非你找个口袋把脑袋套上。一场最初级的水战游戏开始了，内容非常简单：当一个比其他水滴更有力的水滴砸在谁身上，他就喊一声“中弹喽”，同时惊跳一下，好像自己就是不曾相识的某位狙击手的活靶子。这项游戏只有一条规则，那就是，虽然只是一滴微不足道的水，你却要装出忍受着剧烈疼痛的样子，同时表现出威武不屈的气概，不能瘫倒在座位上。这样玩起来，我们之间经常发生争执，但大家都知道做到适可而止。我们注意不提高嗓门说话，因为外祖父的“两马力”是个

庄重的场所。所谓庄重场所，指的不是一看车身惨状便能想到的整个汽车外壳，而是它的驾驶室。

有一回，而且是仅有的一回，他的表现竟和我们小孩没什么两样了。当时，有一滴水滚到他鼻子尖上，就像微型灯泡一样挂在那里。他终于不再保持沉默，操起平常罕见的音调，憋着呼吸，闷声闷气地冒出一句话：“流鼻子喽。”我们立刻停止了争执，以为是在我们的院子里突然出现了一个大人。过了片刻，惊惶感消失了，我们不禁想到，他那话声是一个良好的信息，说明老浪子回头了。我们感到，外祖父和我们之间的距离近了，能和我们一起嬉戏玩笑了。我们觉得，他回到了自己年龄的另一端，操起了存在于久远记忆之中的旧时用语。此时此刻，我们松了口气，这轻松感也许暗含着某种想法：如果少了他，气氛会变得多么沉闷。我们暗中开始欢笑，开始狂笑，但明里却好像是在费劲琢磨那个文字游戏。就这样，当我们找不到别的玩法，因而难以仍按一成不变的老方法为自己寻开心的时候，只此“流鼻子喽”一句话，便卓有成效地终止了我们这种水点战斗。我们的即兴嬉水游戏，这下子不可能再玩起来了，仿佛外祖父只用不阴不阳的一句话，就已经使我们全都感到尽了兴。然而谁也想不到，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不管家里发

生什么小灾难，我们都会把这句话用上一次：牛奶溢出了小锅，手电筒跑了电，自行车链条从轮盘上掉下来，手表针停住不动了，我们就来一句“流鼻子喽”。说这句话的人，甚至扩大到了家长大人当中。记得有一次，油箱里马上就没了汽油了，爸爸抱着一线希望，依然开着吭哧作声的汽车在路上爬行，满以为最后一滴油用完的时候会平安到达目的地。可是到了离小镇还有两公里的地方，油烧光了，汽车就地抛锚，只听爸爸嘴里也冒出一句：“流鼻子喽。”爸爸若还活着，这句话大概都能变成一句流行语了，因为他是个满世界跑的人。要想让这句话一百年后仍能还其本来面目，当时的人们大概真得动动脑筋，想些办法呢。

卢瓦尔河下游地区，雨是人们的伴侣，是一生忠实于你的贤妻。这里的雨具有独特风格，而其他地区的雨则都是一样的。载着大西洋水气的团团行云上移至圣纳泽尔^①，便依次涌进卢瓦尔河口，从那里溯流而上，然后以翻斗水车之势，轮番将超负荷的水份倾倒在南特^②大地上。不过从总体上看，如果与季风换季时的暴风雨相比，这一带每次下雨的降水量实在不大，雨水是刚好均匀分布在整个一年中的。正因为如此，在那些路过此地而总赶不上个晴天的人的心目中，这地方很快就出了名，他们称其为“非云即雨”之地。让他们不这样想可真难，尽管你解释再三，说明这里的气候是如何格外温和，仍然无济于事。你给他们指出事实，请他们看看那遍地生长的含羞草，看看三三两两分布在公证人宅院内那些挺着光溜溜树干的棕榈，可他们根本不予理睬，因为测得的气象数据明摆在那里：年光照时间和降雨时间正好相等。天气潮湿，这的确是事实；然而所谓“习惯”者正是如此，它让人对潮

① ②圣纳泽尔和南特均位于法国西部卢瓦尔河口。

湿已经不以为然了。置身于迟迟不停的毛毛细雨之中，人们却从心眼里发誓，说这根本算不上雨。戴眼镜的人，每天操着同一个动作擦上二十遍镜片，逐渐学会跟在一群晶莹的水珠后面往前走，眼前景物被它们切分成若干碎块。物象都已极度变形，想辨认什么标记，纯属枉然，你只好凭着记忆走路。夜幕降临，城市上空飘撒着濛濛细雨，各色霓虹灯广告时明时暗，于雨夜之中展示着它们光华四射的书法。此时此刻，眼前闪动着的这群欣然起舞的小星星，镜片玻璃上映照出来的那些色彩纷呈的光影，交相辉映成一幅凡尔赛宫般的仙境。你试着比较一下，摘下眼镜会怎么样：唔，眼前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竟是如此之平淡无奇。

正因为如此，当地的眼镜商比比皆是。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此地的近视眼比别的地方多，主要是因为人们老得擦眼镜。需要擦擦镜片了，人们要么偷偷地从裤腰掏出衬衣，要么直接用餐馆的桌布一角，也有的索性在手心里那攥成了团的手绢上，翻出块相对干净些的地方便擦将起来。如此这般，眼镜遭殃的危险性大大增加，不是散架，就是失手掉在地上摔碎。下雨造成诸多不便，其中之一，就是让人因不断眨眼而引起阵阵头疼，从心底里产生非常不舒服的感觉。至于那种头发根发炸的烦躁感嘛，大概是另一种原因造

成的吧；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你本来就应该跑进路旁遇见的咖啡馆里去躲雨，那末又当归咎于谁呢？既来之则安之，你只好坐在一只小玻璃酒杯前，两只小玻璃酒杯前，而后是三只小玻璃酒杯前，耐心地等候天空放晴。喝酒的人们，双肘支在酒吧柜台上，一言不发地呆在那里，望着橱窗玻璃反射出的他们的身影。他们略带羞色，用目光追随那些缩肩弓背的过往行人，看着他们一只手抓紧领口，在瓢泼大雨下拼命加快脚步。窗外，一把雨伞忽然被吹得反撑过去，喝酒人虽看在眼里，脸上却没有一丝自恃高明的微笑。他们所感庆幸的，只是能找块干地方躲一躲，这举动证明自己还机灵。雨势渐弱，房顶上的天开始比别处的天豁亮了。他们盘算着天要放晴，一口喝干杯底的白葡萄酒，扣好上衣扣子，脑袋往两个肩头之间一缩，走到门前抬起脚，刚要迈出门槛，忽然又抽了回来。原来，是瓢泼大雨又浇下来了。既然如此，索性大拇指往空酒杯上点两下，一句废话没有：接着喝呗，那还用说。

下雨之前，会出现一些很明显的征兆：清新凉爽的西风吹过来；成群的海鸥涌向远离海岸的陆地，白花花棉桃般地落在犁过的田地上；夏季，燕子擦着民宅的屋顶，兜着圈子飞行，情态专注，听不到叫声；花园里，植物枝叶随风摇晃，沙沙作响，而山杨树的小圆叶则已在起劲地

翻转；男人们翘首眺望布满鱼鳞状云彩的天空；女人们，大抱大抱地收着晾晒的衣物（靠海风吹干的床单，其“干”的概念与通常概念不同，因为在纤维之间充斥着含碘、盐成份的空气），五颜六色的衣夹留在晾衣绳上，就像抓在大鸟笼横竿上的一排小鸟；孩子们坚持在沙子里玩耍，妈妈们一遍又一遍地喊他们回家；猫们开始洗脸，爪子一直够到耳根，你看，它们当中有一只，正抬起爪尖去拍打掉在地上的晴雨表玻璃器件，只轻轻拍了三下，这下好了，那指针就耷拉了下来。

最初的一批雨点，很难觉察得到。人们抬头望望天空，不太相信刚才感觉到的东西会是雨点，尽管它分明就是从那灰白发亮的天空掉下来的。云天之外，大西洋正闪闪发光。细雨常常只在海水涨潮时出现，这种潮差系数在 50—60 之间的小潮，按常规每天涨退两次。人们总是盯着春分秋分的大潮，可是想当年，腓尼基的水手们却那么害怕这种大潮（大海在船壳下尽情欢腾，就像往陆地边缘倾泄而去的大瀑布；当它卷浪重来的时候，又以吞没一切之势夺回失去的地盘）。大潮不属于常见现象，每年只出现两次而已。其实，发生在铺着泥沙、露着藻衣岩石地带的这种进进退退运动，从很久以前开始就不为人们所关注了。在这里，难分彼此的天和海，宛如一条天

然的双色层墨玉，凭着那些黑灰色的纹脉，可以区分出波与云；但水平线已经不再是不同物质之间的切分线，而成了一种色调渐次变化又浑然融合的绵绵色带。这里整个地区，都是雨的天下：雨能够让大地生出成片的树和草，让颜色单一的天空挤上黑褐色的油彩，让人涌出一团苦恼。这苦恼仅限于本地区存在，而且不轻易释放自己的能量，其功能偶尔只表现在让人超量饮酒上：这一点，看看桌上蹲着的大堆酒杯就知道了。酒杯正暗中使着蠢劲，求老天赶快来阵西北风，好让人转忧为喜。雨是我们亲眼目睹其大功告成的那种点金法术中的点金石。雨，它是注定了的。一看到最初的征兆，人们便开始伸出自己的手。乍伸出去，什么也感觉不出来。于是把手翻过来，皮肤敏感的手心朝上，不知抓到的究竟是什么。仔细观察一番，是个针尖大小的东西，一粒玻璃沫样的东西，里面闪映着全幅云景，天幕在手指尖上微缩成那么小，这情形犹如对着老式钢笔的微型透镜看到圣米歇尔峰或者伦敦大教堂。落在手上的小水点儿虽初来乍到，却已经让人掂量得出，事态将大有加重的趋势。有时候，事态就此为止。雨，下不起来。仅仅是大海涨潮而已。潮水带来习习清风，如缕缕细丝，温柔地吹拂着人们的头发；头发不仅没有散乱，反而理得更顺了。有关大西洋重大变化的动态，这轻风没有带